



# 袁允明

Yuen Wen-ming, Sunshine

## 電影服裝指導

### 個人經歷

▲ 袁允明 (Sunshine Yuen)，1986 年出生於香港。

2006 年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，獲得舞台及製作藝術學士榮譽學位。2012 年修畢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創意產業管理深造文憑（文化藝術方向）。曾在英國國家歌劇院（English National Opera, UK）、美國約翰甘迺迪表演藝術中心（The John F. Kennedy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, USA）實習。2010 年至 2013 年，作為藝術行政見習員，就職於香港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。

2009 年袁允明初次參與電影製作，於《72 家租客》（2010）任助理服裝指導。2017 年首次正式作為服裝指導，參與製作了關錦鵬導演作品《八個女人一台戲》。除參與香港本地製作及海外電影項目外，袁允明亦擔任平面攝影、短片及電視廣告的美術指導及造型設計。

### 參與電影

上映時間	作品	職位	出品公司	拍攝地
2010 年	《72家租客》 (導演：曾志偉、葉念琛、鍾澍佳)	助理服裝指導	邵氏兄弟有限公司 銀都機構有限公司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	香港
2015 年	《我是路人甲》(導演：爾冬陞)	助理服裝指導	博納影業集團 無限映畫電影製作有限公司	中國大陸
2015 年	《十二金鴨》(導演：鄒凱光)	助理服裝指導	天下一電影製作公司	香港
2015 年	《香港三部曲》(導演：杜可風)	美術及服裝指導	喜鵲傳媒	香港
2016 年	Now You See Me: The Second Act 《非常盜2》(導演：朱浩偉 Jon M. Chu)	助理服裝管理 Assistant Costume Supervisor	K/O Paper Products	澳門 美國
2016 年	《睡在我上鋪的兄弟》(導演：張琦)	助理服裝指導	樂視影業(北京)有限公司	中國大陸
2017 年	《明月幾時有》(導演：許鞍華)	助理服裝指導	博納影業集團	中國大陸 香港
2017 年	Ghost in the Shell《攻殼機動隊》 (導演：Rupert Sanders)	助理服裝管理 Assistant Costume Supervisor	Paramount Pictures	美國 香港

# 袁允明

## Yuen Wen-ming, Sunshine

上映時間	作品	職位	出品公司	拍攝地
2017 年	《春嬌救志明》(導演:彭浩翔)	助理服裝指導	寰亞電影有限公司	香港 台灣
2018 年	《自由行》(導演:應亮)	助理美術指導	高先電影有限公司 Paramount Pictures (HK)	香港 馬來西亞 新加坡 台灣
2018 年	Pacific Rim 2 《悍戰太平洋2》 (導演:Steven S. DeKnight)	助理服裝管理 Assistant Costume Supervisor	Legendary Entertainment	美國 中國大陸
2018 年	TV Drama: Stan Lee's Lucky Man Season3 《史丹李的幸運兒 第三季》	服裝管理 Costume Supervisor	POW! Entertainment Entertainment for Sky	英國 香港
2019 年	HBO Series: Warrior 《唐人街戰士》(導演:Loni Peristere)	服裝買手 Costume Buyer	Moonlighting Films	美國
2020 年	Mulan 《花木蘭》(導演:Niki Caro)	現場服裝組長 On Set Key Costumer	Walt Disney Pictures Cricket Hop Productions NZ Limited	新西蘭 中國大陸
2020 年	《冥通銀行特約:翻生爭霸戰》 (導演:李國煌)	服裝指導	MM2	香港
2021 年	King Kong vs Godzilla 《金剛大戰哥斯拉》(導演:Adam Winga)	服裝助理	Legendary Entertainment Warner Bros.	美國 香港
2023 年	《世間有她》(導演:張艾嘉、陳沖、李少紅) [張艾嘉·香港部分]	服裝指導	亞太未來影視(北京)有限公司 北京聚合影聯文化傳媒有限公司	香港
待上映	《八個女人一台戲》(導演:關錦鵬)	服裝指導	大地時代文化傳播(北京)有限公司	香港
待上映	《六月的秘密》(導演:王暘)	服裝指導	天影傳媒	香港 美國
待上映	The Mother Tongue (導演:Mike Figgis)	聯合服裝指導	852 Films	香港
待播出	TV Drama: Expats 《外籍之人》(導演:Lulu Wang)	助理服裝管理 Assistant Costume Supervisor	Amazon TV	香港 美國
pre- production	Little Dragon 《小龍》(導演:Shekhar Kapur)	服裝買手 Costume Buyer	Bruce Lee Entertainment Dadi Media Convergence Entertainment	香港 美國

# 訪問文稿

製作組：Hi Sunshine 袁允明！想問問你是怎樣入行的，你是從 APA（香港演藝學院）畢業的？

袁允明：是的，我是在 APA 讀 Props Making（道具製作），主修道具製作，在讀書的時候參與了一些（短片）製作，主要是因為 APA 有 Film TV School（電影電視學院），我是讀 Theatre（戲劇）當中 Applied Art Department（應用藝術系），後來有人需要幫忙造道具或者搭景，做一些美術指導方面的事情，然後我就入行了。之前讀書的時候幫過一些師兄拍攝，我發現自己很享受拍攝的這種模式，各個方面都是，（再後來）因為一些師兄的介紹，很幸運地，我一畢業就入行了。

製作組：那是甚麼時候，是 2010 年左右嗎？

袁允明：2010 年左右，我完整跟下來的第一部戲是《72 家租客》（2010）。這之前，畢業後的那個暑假，我參與了學校一個比較大預算的（學生作品）拍攝，他們請了一些在外面比較有名的、專業的部門主管，例如攝影、美術、道具，我跟了他們整個製作，大約二十組左右，我也是在那部戲裡認識了 Ben Luk（陸文華）。

製作組：所以你是幫他造服裝？

袁允明：對，幫他造服裝。

製作組：做服裝助手？

袁允明：其實那時候，除了造服裝我們還要跟化妝，因為是學生製作，類似半專業的製作組，當時還有請……我忘了請了哪位化妝師，他還教我們怎樣化傷妝，是打戲來的。

製作組：看資料你做完這部戲後，相當於進了電影行，那你是一直做電影，還是在中途轉了做不同的工作？

袁允明：我做了一年電影，跟了一部港產片，還有一部算半外語片吧，叫 *Supercapitalist*<sup>1</sup>（《商戰》，2012），是一班香港的 ABC（外國出生的華裔），好像是「AliveNotDead」<sup>2</sup>的團隊有筆錢，幫他們拍了部外語片，整部戲都是講英文的。中間我又接了一些廣告，亦都做了一些劇場的東西，做了這一年後，西九（西九文化區）請人，是請 Arts Administration（藝術管理），其實當時入行之後，我發現自己不是很習慣電影這個行業的生態，就覺得趁著年輕不如甚麼都嘗試一下，就去做了 Arts Administration，做了三年，之後就又回到了電影圈。

製作組：做了三年那麼久嗎？

袁允明：兩年在政府，有一年去了美國……半年去了美國實習，兩年半在政府。

製作組：可以說說那時候去美國參與了甚麼項目嗎？

袁允明：在美國的時候……因為我在政府是做 Arts Admin（藝術管理），那時候去美國亦是做藝術管理方面的事情，是一個實習工作，去了 Kennedy Centre（肯尼迪藝術中心），在華盛頓。然後我主要是跟教育及社區的 marketing（市場推廣），將戲劇藝術帶去學校和社區當中，我個人亦覺得藝術的培養和教育很重要，如何可以令到更多的人入行。再之後我回到香港，阿 Ben 知道我回來了，他有一部戲在橫店拍，問我想不想去試試，我那時候覺得如果讀電影的人，沒有去過橫店（拍戲），好像有點浪費，所以趁著沒有工作，不如就去吧，然後我就去了那邊，（從此）就一直在這一行工作了。

製作組：那部戲是甚麼戲？

袁允明：《我是路人甲》（2015），爾冬陞導演的。

製作組：那麼在美國回來後就直接去橫店了嗎？

袁允明：是的，休息了一個月左右，很幸運的。

製作組：之後就一直做電影了？

袁允明：對的。

製作組：可否說說，你那時候上學讀舞台的道具專業，這對你之後做電影有哪些幫助？

袁允明：我覺得幫助很大。因為中七畢業，其實我根本對表演藝術的認知是很少的，道具是我主修的科目，但我們在 APA 的課程有很多，我認識到要怎樣跟不同的團隊合作，你不能只造道具，你可能也要兼顧場景，要去和燈光合作，還要顧及演員，他怎樣去使用那件道具，要 script analysis（分析劇本），要去想一件道具是怎樣

---

<sup>1</sup> *Supercapitalist*：（又名：*Supercapitalist*）《商戰》（2011），由 MTV VJ（影像騎師）Simon Yin 執導的金融題材港產英語獨立電影，拍攝於紐約、香港和澳門。該項目由在線藝術家社區 [alivenotdead.com](http://alivenotdead.com) 推動。

<sup>2</sup> 指 [alivenotdead.com](http://alivenotdead.com)，是一個致力於幫助藝術家的網上社區，由一群香港演員（ALIVE 團體）和電影網站 [RottenTomatoes.com](http://RottenTomatoes.com) 的創始人 Patrick Lee（李伯岳）於 2007 年成立，2014 年被社交社區 [mig.me](http://mig.me) 收購。2005 年，香港演員陳子聰、連凱、吳彥祖和尹子維創建了一個虛假的男孩樂隊「ALIVE」和原 [alivenotdead.com](http://alivenotdead.com) 網站，以支持和促進獨立電影項目《四大天王》（2006，偽記錄片），[Rotten Tomatoes](http://RottenTomatoes.com) 網站聯合創始人 Patrick Lee（李伯岳）任執行製片人。在製作和推廣此電影過程中，他們決定創立一個真正的網上社區幫助香港藝術家們，目標通過網上渠道促進各地藝術家的聯絡，以增加藝術家們到世界不同地方的工作機會。2007 年 4 月 [alivenotdead.com](http://alivenotdead.com) 網站正式運行。

製造、完成的，但設計部分我們（涉獵）比較少，那些是設計系做的。我們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是真的動手在造一些 craftsmanship（手工藝），在造道具，其他時間我們還會上很多課程，例如 Technical Drawing（技術繪畫）也要上，亦都要上 Script Analysis（劇本分析），要上導演課，然後亦會上一些做戲服的課，所以課程是很全面的，只是我專攻道具製作。

這（些課程）也真的幫了我很多，我現在拍戲依舊很喜歡自己動手造東西，在一些沒有大預算的戲，我又想試一些不同的造型時，我知道「噢！原來是可以造到的」，用哪種物料，用吸塑技術，其實還可以造一個假髮出來。（例如）我做了一部戲叫《冥通銀行（特約：翻生爭霸戰）》（2020），那部電影預算很少，但我想玩一些很誇張的造型，很多都是我們動手造出來的。造服裝的時候，（我）會考慮究竟演員怎樣穿才會舒服，或者如何可以執行出來那件東西。即使不是我親自動手造，我也可以告訴別人「不如你試試這樣行不行？」，這就使我在創作上更廣闊和大膽一些。當有人跟你說他造不出來的時候，你也可以對他講應該是可以造到的，因為已經有了一個基本知識作為基礎。

製作組：你剛剛說從美國回來就入了電影行做（服裝）助手，你是道具專業出身，在你做服裝指導之前，你提到了陸文華，造服裝方面他有沒有教你甚麼？也可以談談其他你幫過的服裝指導。

袁允明：其實我入行後不是跟了很多服裝指導或者老大，我跟過 Ben、Polly（陳寶欣）、文生（文念中）、Kitty（Kitty Chau 周卓慧）——Kitty 是只做外語片的。基本上我只跟過這幾位師父，其他都是自己接一些廣告或者短片，一些港台（香港電台的劇集）就是自己做指導。

其實每一個老闆，他們都有不同的風格，我（從他們身上）學到很多不同的東西，例如他們的風格是怎樣的，他們怎樣處理一件事情，可能大家最後都想達到那個效果，那麼他們會用甚麼方法來做到呢？在這些方面，我學到了很多。

跟 Ben 的時候，我是一張白紙，從哪裡買東西，怎樣 present（展示介紹）一些事情，還有例如在鏡頭前不要（給演員）穿一些很密的條紋圖案……Ben 很厲害在於他教會我怎樣在低預算的情況下完成一件事，然後出來的感覺也很「貼地」，他還教會我……例如每一件衣服新買回來就（給演員）穿是不行的，要有「人氣」（人穿過的感覺），需要做舊，要洗舊它。以及他剛剛帶我入行時，即使他和我坐在街邊吃飯，他也會叫我多留意一下那些（路）人，他連很細的細節也會教我，「你想想他為甚麼會穿這雙鞋，每一件事都可以解釋的。」這也是我現在做設計時會考慮的一點，為甚麼我要給這位演員穿這種衣服？如果導演問起我，我也可以解釋給他聽，我是分析過的，所以我才覺得他要穿成這樣。當然即使之後的 feedback（反饋）導演可能不同意，但是最起碼我能過到自己那一關。

製作組：那其他幾位呢？剛才你提到文生，你第一次做服裝指導的那部電影，他是美術總監？分享一下你怎樣從一個助手做到服裝指導，講講和他的合作。

袁允明：第一部（做服指）是關錦鵬導演的《八個女人一台戲》<sup>3</sup>，其實我也覺得文生很大膽，怎麼會找我來做（笑）？！因為一來關錦鵬導演是一個 legend（傳奇），美學上……我回看他之前的戲，他對美的追求是很強的。這部戲裡有八個女人——其中一個是反串，各位演員都很「出名」（有名），他們自己的要求也很高，這部戲的壓力真的超大。幸運的是自己有很好的團隊，文生也很照顧我，我想不單是在設計上，當由一個助手升

---

<sup>3</sup>《八個女人一台戲》拍攝於2018年上旬，曾於同年在韓國釜山電影節首映，後在新加坡國際電影節、香港國際電影節等一些影展放映，但目前未在香港及內地正式上映。該片由關錦鵬執導，文念中擔任美術總監，袁允明為服裝指導。

到某一個位置時，你在心理上要如何應對，遇到壓力時如何去完成一件事，例如趕 deadline（死線）、計 budget（預算），很多很多事情，你還要去和梳化（部門）溝通造型，文生真的幫了我很多很多，一直帶領著我。我記得我崩潰的時候，他還告訴我：「就按著這個方向，我們可以做到的，這件事情是可以這樣做的。」所以我學到的不單是 execute（執行）上面的事情，還有心理上的調整，（文生對我的）幫助很大。

製作組：你的簡歷在香港（服指）當中算是比較特別的，你參與了很多來自不同國家在香港拍攝的電影製作，你之前提到 Kitty，你能講解一下這些外語片來香港拍，他們會在香港找些甚麼人手呢？大概說一下外語片這方面的事情。

袁允明：我很幸運認識了Kitty，我第一部幫她的電影，應該是做加人的散工，做單日的散工這樣。那時候我還在政府裡工作，她告訴我有一部戲（請人），我還是偷偷地請了幾天假（去拍攝），那個（電影的服指）是《布達佩斯大酒店》（*The Grand Budapest Hotel*, 2014）的設計師，他曾經來過香港拍。香港時不時會有很多外語片來拍，但是（香港的）攝製團隊來來去去其實也是同一班人。每個外語片的形式都大有不同，例如有澳洲、美國、英國等地來的團隊，他們的 system（制度）或者用詞也很不一樣，對於香港的攝製團隊來講，我們大多是做 supervising（管理）的事情去協助他們，（他們）可能不知道香港要請哪些人手，如何可以在短時間內一起合作，是大家一起去完成一個項目。

我做過 *Now You See Me*（《非常盜》，2013）、*Now You See Me 2*（《非常盜 2》，2016），（第二部）是在澳門拍的，那部更具挑戰性一點。因為澳門對我們香港團隊來講，也是一個新地方，拍的時候是沒有服裝車的，他們（澳門）很多路是車去不到的，所以當時還用了一些 farmers car（農夫車），後面是敞篷那種，所有司機都是旅遊巴士司機，他們根本不知道我們（電影人）的心態有多急，事情有多趕，或者整個 rhythm（拍攝節奏）有多快，那時候超具挑戰性的。

（我還做過）*Ghost in the Shell*（《攻殼機動隊》，2017）……*Pacific Rim 2*（《悍戰太平洋 2》，2018）是去青島拍的。現在我正在做一齣 Nicole Kidman（妮歌潔曼主演）的電視劇<sup>4</sup>。

製作組：說說在青島（拍攝的）*Pacific Rim 2*（《悍戰太平洋 2》）那部戲，它是一部外國電影，去了內地拍但請了香港製作組？

袁允明：其實現在（回想）我看到的生態是……當時萬達（集團）投資贊助了那部戲，萬達在（青島）那邊開了片場（即影視基地，青島東方影都<sup>5</sup>）。其實為甚麼會贊助他們呢？我認為一是這部外語片想打入中國市場，二是（萬達）想我們幫忙 build up（強化）服裝間，或者說不同部門都想強化他們的設施。（影視基地裡）甚麼都沒有，我們去了之後發現就連車衣機、racks（活動掛衣架）等等，全部東西都要自己去找，我們 printing（數位打印）那些資料（聯絡方式），他們最後也都拿走了，存起來，將來（這些人脈）或許可以幫助他們營運片場（影視基地）吧，（基地）亦都可能（宣傳）說，自己曾經接待過一個 A class（頂尖）的荷里活電影，他們的各種設施也是頂級的，（荷里活電影）都是用我們這些，諸如此類。那部（電影）在澳洲拍了一半，然後再來香港，之後又去了青島，現在（回想）他們應該不是很想請香港的工作人員，因為那時香港服裝部只有我和 Kitty 兩個香港人，其他都是馬來西亞和澳洲的，當然可能也有一些行政上的原因，他們未必能請那麼多香港人，當時去（青島）主要是幫他們強化一些事情，他們也沒拍很久，拍了一個多月而已。

<sup>4</sup> 指由美籍華裔導演王子逸（Lulu Wang）執導，Nicole Kidman（妮歌潔曼）監製並主演的亞馬遜平台（Amazon Prime Video）網劇 *Expats*（《外籍之人》）。該劇集於 2021 年在香港拍攝。訪問時此片正在拍攝中。

<sup>5</sup> 青島東方影都：於 2013 年建工，2018 年正式開業，是全球投資規模最大的影視產業綜合項目，以影視產業園為核心，涵括住宅、商業、文娛等多維度產業。

製作組：剛才你提到外語片有 Costume Supervisor（服裝主管），其實我們做你簡歷的時候也遇到一些困難，不知道如何翻譯，因為香港電影沒有這個崗位，所以想你說說，外語片他們的團隊結構是怎樣分的，和香港有甚麼不同？

袁允明：其實（外語片）的服裝組是分 Design Team（設計組）和 Supervising Team（管理組），Designer 設計師（地位）是最高的，然後是 Supervisor（服裝主管），他是設計師手下的，設計師是可以「炒」（辭退）服裝主管的。服裝主管幫設計師做很多行政方面、logistics（物流協調）方面的事情、budgeting（預算）方面的事情，這個團隊（的存在）可以令設計師放心，天馬行空的集中在他的設計工作上。即使是分場、分景、連戲，這些事情也是管理組和跟場團隊的人來做。服裝主管亦負責找團隊的人手，設計師的助理可以是設計師自己請的，但其他例如 on-set（跟場）的人，都是服裝主管去找。平時有些溝通上的，例如要與監製溝通，要（解決）預算上的事情，是要服裝主管先去談，但如果他搞不定，要設計師「出聲」（提要求）的話，就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了。這和香港很不同，香港是設計師要做所有的事情，但你可以直接和監製談你要哪些（人或者東西），但在外語片裡，如果設計師「出聲」那就是一件大事了。

製作組：相當於設計師負責設計，他們來香港拍攝，在這裡用的所有人，怎樣找人支援或者需要找哪些服裝，哪些物料，所有人力、物力是要靠這個服裝主管去幫他們找？

袁允明：我覺得不是只有（來到）香港拍攝才這樣，在外國他們分工也是這樣的。

製作組：他們原本就是這個制度？

袁允明：是的，一直都是這樣，服裝主管其實是可以限制設計師用錢的，他可以說：「不行，這件東西太貴了，你的預算馬上就要超支了。」例如我現在正在做的這部外語片，設計師是沒有錢在身的，他只有兩張信用卡，服裝主管是可以每天一直 track（追蹤）他買的東西，他會提醒設計師：「喂，開始超支了，你要想想後面該怎麼處理了。」或是設計師可能因為全力投入在設計當中（忽略了工時），外國又很注重計算開工的「鐘數」（時數）、工作天數，即是連續七天工作的話薪酬會比較高，那服裝主管可以提出來，（例如）你設計師在最後一刻才交出設計圖，那我是不是要增加人手，第七天也要工作呢？因為連續工作七天的話，是要得到監製批准才可以的，特別是第七天，每一個工作人員都是。所以（這個制度）有很多互相制衡，我會覺得有點像導演和監製那樣。

製作組：和香港很不一樣。

袁允明：是的。

製作組：那你怎樣評價這個制度呢，你覺得能否應用於香港電影製作中呢？

袁允明：其實是可以的，亦是很希望可以在香港實行。因為以設計師的角度來說，這件事是很照顧你的，因為你真的可以專心地設計，但在香港的設計師可能要和副導演討論連戲，可能也要做服裝表——雖然這些或許是助手做，那你也要一直跟進。然後可能還要你做單，可能有很多行政方面的事情要處理，例如今天加了多少人（散工）、車輛安排是怎麼樣、貨車（服裝車）有多大……但在外語片裡，設計師根本就不考慮這些，他們的職責就是設計。

外語片分工很細，例如 Costumer（服裝師），即是我們（香港）的服管（服裝管理），（但）又不完全是（跟我們的）服管（職責一樣），（因為）如果他們的工作是照顧主演（的造型），就真的只是跟主演，他們不會理會公司（劇組）其他事情。劇組有另外一位同事負責每天選好一套套（當天拍攝用的）服裝，然後告訴你，今天（演員）會穿哪幾套服裝，你跟著那個表來做就可以了。

但是有好也有壞，一來是（雖然）他們預算多（可以請很多人），每個人可以很專注在自己的事情上，但其實壓力也會很大。外語片是服裝部自己跟連戲的，不會去和場記溝通，當然你很困惑的時候也可以找他（場記）討論，但基本上他們工作分得很開，大家都是自己團隊照顧自己的團隊。即使我想要多加一輛貨車，或者我要置辦一些辦公用品，所有事情你都是要經過那個團隊的 Supervisor（主管）來處理，因為他給了你人手，你就要很獨立地工作。所以你說有時候分工分得這麼細，一個人是做不到的，因此他們的團隊一般都有很多人。

製作組：所以需要一個很大的預算才可以請這麼多人。

袁允明：多數是的，他們也有小製作，但是一般來香港拍的，或者我接觸過的都算是大製作。

製作組：可以說說 *Mulan*（《花木蘭》，2020）嗎？那時候你去了內地拍，在內地拍完之後你好像也去了紐西蘭？原計劃就是你在內地拍完再去跟進紐西蘭的部分嗎？

袁允明：其實我本來只是跟內地部分而已，但還沒開機的時候，他們就問我能不能也過去紐西蘭呢？我說當然可以，因為那個服裝主管是我以前認識的，他做過 *Ghost in the Shell*（《攻殼機動隊》），我們算是互相知道對方。後來我也明白了他們為甚麼找我過去，一來（服裝部）可能需要多一點人手，再有是因為我懂 bilingual（雙語），有一班 Stuntist（武行）是從內地過去的，他們也需要別人幫忙翻譯、溝通。我在紐西蘭拍攝的部分，是跟動作組還有 pick up scene（補拍場次），即是主演拍不完，或者一些 wide shot（全景鏡頭），一些動作打戲，那麼就會由 second unit（第二拍攝組）來完成，即是主演沒拍完，他們就會去第二拍攝組這裡繼續拍，main unit（第一拍攝組）是拍文戲的，第二拍攝組是動作戲多點，我那時候就是跟那邊的。

製作組：你去了不同的國家拍攝，也參與了一些不同制度的電影製作，有外國人也有中國人，在這些過程中你覺得香港電影人有一個怎樣的優勢呢？

袁允明：我覺得香港人是很 flexible（靈活的）、「轉數」（應變）很快、很勤力。其實我感覺在香港每一個做電影的人都很勤力，也可以說成任勞任怨，但我亦覺得是因為香港的生態……電影生態或者社會（生態）導致我們這樣的，你這種靈活變通可能去了外國，他們是不需要你這麼靈活的。因為他們分工分得很細，很多時候你只需要專注於主演，或者（當你在）第二拍攝組的時候只專注在武打。但你不能不知道其他地方發生甚麼（事情），例如演員的耳環原來是屬於道具造的，你是一定要知道的，但你又不可以直接問他們為甚麼還沒準備好，因為他們內部可能有很多行政上的事情要處理。外語片有很多文書工作，很多行政方面的事情要做，但在香港你溝通好了就可以了，但他們（外語片）一定是要白紙黑字寫好，電郵得到准許才能夠做成一件事，不像我們香港說好了就可以去 go ahead（進行），還有就是每一樣東西的預算對他們來說也很重要。

製作組：你曾經參與過這些大製作的電影，可以說說你之前提到的《冥通銀行特約：翻生爭霸戰》這部戲嗎？這部算是預算蠻低的製作吧。



袁允明：算低的，但我也覺得很幸運，導演來自新加坡，他本身也是一位演員，當時他是飛來飛去（來回地走），有時在新加坡，有時在香港。我進劇組籌備的時候，編劇其實還沒有 develop（建構）好整個故事，很多事情也是 jam（即興碰撞）出來的，即是我說：「喂，你這戲裡有很多鬼（的角色），你造型究竟想怎麼做？」結果他說：「不如你告訴我，你覺得他們是怎樣的？」可能他們認為那些只是 side cast（配角），但是配角也會在鏡頭裡看到很多呀，我就（提議）不如這樣或者那樣好不好，然後導演接受，編劇也接受，監製也覺得這件事蠻有趣，那我就可以啟動了。雖然這部戲是低預算，或者說是很辛苦的，（服裝部）只有我和兩個助手，但給了我很多很多創作空間，以及讓我玩得很「癲」，我覺得是一件很感恩的事，（以後）未必可以再遇到這樣的製作。

製作組：可以詳細一點說說有甚麼造型，你玩了哪些創作？

袁允明：這個 sketch（草圖）是一個叫「辮子姑娘」的角色，最後的製成品是這樣的。其實這個假髮完全是我們自己做的，當然亦（因為）有一個很好的髮型師，他給予了很多意見，究竟可以通過甚麼方式造出來。最後我買了一個類似韓國「韓尚宮」的假髮，然後再加上這些辮子。這張圖是製作過程，其實就是在「鬢辮」（編髮），一層一層加上去。我為甚麼可以如此放膽做這件事，也是因為我是讀道具（專業）的，這個造型又比較偏舞台的感覺，所以就（大膽）做了。

這（張圖）是其中一個配角的造型，他臉上那個面具其實是用吸塑技術造的，即是這張圖，我們再 spray（噴霧定型）好這些頭髮。這個角色好像叫做「暴風女神」，是個很暴躁的人。

製作組：這些角色的造型風格是導演一開始就這樣要求的嗎？因為劇本應該不會寫到他的頭髮會衝上天之類。

袁允明：他只給了我名字，因為他們是配角。對了，還有這個（圖片）是「床單鬼」（笑）。造這個（造型）的過程其實有（件）很好的（事情），做電影……我最喜歡的就是與其他部門溝通，溝通很重要，拍戲不是一個單獨的項目。在 casting（選角）的時候，我說這個角色必須要一個很高的人演，才能撐起這件衣服，然後他們（副導演）很好，就真的找到一個六呎高的人來，如果找了一個矮的人，（這件衣服）是撐不起來的，造型會不好看。這（張圖）是在弄 headdress（頭飾），我也是遇到了很好的裁縫，他們很幫忙去造，梳化（部門）真的幫了很多很多。

我覺得最好玩的是有一個很 last minute（緊急）加的（角色）。有一天，突然我們有個贊助商，他想加一個片段是用來宣傳品牌的，然後（導演）就說要有兩個紙紮人（的造型），那時候已經開機了，好像說是第二天（通告）早上九點叫演員來，（下午）一點就要拍，那怎麼辦呢？我就叫助手去花園街買了兩件旗袍，然後（圖片中）這些是一些牆紙的貼紙，大家就在現場立刻貼。我當時和副導演說「只此一次，（這個造型）之後拍不到了」，因為這件衣服需要剪開才能從（演員）身上脫下來。那些臨時演員她們很好，站著不動（讓我們去貼貼紙），整個服裝團隊一起去貼那件衣服，一起做，真是很開心的。最後上場後是（圖片中）這個樣子。

製作組：其實如果是這些緊急情況，外語片就很少會發生？

袁允明：很少，但他們也是有的，比較少見。尤其是現在，香港的情況是有 Covid（新冠病毒疫情）這件事，全世界都有，（疫情原因）很多約束也出現了，例如現在的工作制度是要求所有演員，即使是臨時演員也要在 pre-employment（拍攝前）兩天去做 Covid Test（核酸檢測），所以在現場是不能（臨時）加入的，改變不了，所有人都要檢測完，確認沒事才可以來開工。

製作組：那麼多外語片都來找你，你覺得為甚麼會請你呢？

袁允明：幸運？（笑）我覺得一來是因為 Kitty 她指導了我很多，她帶我進入外語片這個世界，即是這個範疇裡面。另外一點我覺得，不是所有人都適合做外語片。

首先你本人要很靈活，你要 diversity（多元化），因為要接觸很多文化上不同的人，你要很容易地在短時間裡和他們溝通，去完成一個電影製作；英文，你必須要有一定的基本英文溝通能力；你不介意做文書工作，因為其實很多做設計的人很介意做文書工作；你應該……不要將 ego（自我）放得太大，新的制度、新的東西，我怎樣去配合呢？就好像我突然去新疆拍戲，我也不知道會怎樣處理，所有的事情都是零，你要很快速地迎合，或者協助你的部門找所需的東西。（這其中）當然會遇到一些有衝突的時刻，例如我現在的服裝主管和設計師，不明白為甚麼我們的服裝車是沒有洗衣機的，但香港就是沒有，可能你要用很長的時間去和她們解釋，亦可能要說「好呀，我試試」，你要先去試，但如果不行，那就真的是不行了。很多你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，或者你做電影一段時間，你就知道香港就是這樣，（但他們是不知道的），你的情商要高一點，雖然我也沒有（很高），（笑）我正在學習中。你就要去說服他們（外國團隊），解釋一下其實香港的情況是怎樣，（告訴他們）「我會盡量協助你解決這件事情」。

最後，加上你要不介意和其他很多很多不同的部門溝通，亦要明白外國的電影製作是很看重分工的。就像我之前說的，他們分工很細，怎樣找到對的人去處理這些事情，或者出了甚麼事你如何支援你整個團隊，要顧及外國的設計師或者主管、製片部的感受，同時也要照顧你香港本地的團隊，究竟分配給他們哪些工作，這中間也有可能發生衝突的。但是（以上）這些都是做外語片的人需要具備的 elements（基本要素）。

製作組：你遊走在外語片和港產片中間拍攝，外語片中你要處理很多行政方面的事情，幫助管理團隊，這些事對你拍攝港產片有哪些益處嗎？

袁允明：有甚麼幫助嗎？我覺得是學到了很多東西，一件事不是只有一個方法解決，很多事情都有各種可能性，或許大家的目標一致，可能你靈活一點，不要太固執去認為一定要用某種解決方法，助手的一些建議或許也是可行的，因為在外語片當中或許有十萬個可能性。

我亦學到很多……認識了很多不同的工具，因為外國（來香港拍攝）經常會帶很多工具來，學習了他們的做舊方法，還有就是我現在（這部戲）的設計師，她（Malgosia Turzanska<sup>6</sup>）是 *Stranger Things*（網劇《怪奇物語》，2016）的設計師。為甚麼畫面中服裝會那麼美，為甚麼他們能找到這麼好看的东西？原來她做的所有東西都喜歡染過，T-shirt 是她自己畫的，她喜歡 handy（手作）的東西。然後例如 *Ghost in the Shell*（《攻殼機動隊》）的設計師（Kurt and Bart<sup>7</sup>）很喜歡 SM（性虐）的設計，所以他（們）用了很多 latex（乳膠）作為材料，這些都（讓我）大開眼界。

在香港做一部戲的設計時，想法很容易 get stuck（卡住），因為你的思想或者接觸的環境只有這麼多，你認為媽媽一定是穿這種（衣服），窮人一定是穿那種，但在外語片眼中的香港，原來窮人是會穿這種（衣服），他們看到的小細節和我們不同，我們可能做得太久了，有時會看不到，所以（做外語片）令我覺得拓寬了視野，亦都從中學到很多。

<sup>6</sup> Malgosia Turzanska：服裝設計師，出生於波蘭，現居美國紐約，是 *Strange Things*《怪奇物語》第一季（2016）兩名服裝指導（Costume Designer）之一。

<sup>7</sup> Kurt and Bart：由兩位美國服裝設計師 Kurt Swanson（寇特斯旺森）和 Bart Mueller（巴特穆勒）組成。

製作組：說到這裡我想問問，你在外語片的工作當中，有沒有用到一些香港的手工藝，會不會用你以前讀書學造道具的工藝來「救場」（補救）？

袁允明：那一定有的，例如當他們很 stubborn（固執的）非得用一個方法（解決問題），或者香港真的買不到……例如有些飾物他們很介意反光，或者是有一些衣服，他們會考量如何 reconstruct（改造），即使是很貴的衣服，設計師會說，如果做不到（改造），她就整件衣服都不要了，或者他們（執著於）怎樣去染布料等等。其實遇到這種情況我會去找以前演藝（學院）的同學或者學校老師求助，因為我們做舞台的時候也需要做舊，我從（舞台經驗）中學到了很多，例如如何挑選不同的物料，即是電影可能不會應用到的那些。如果只在電影圈裡生活，人會變得窄一點，我從舞台（經驗）上是學到了很多這些資訊，亦擁有了一個很好的 connection（人脈資源），因為做舞台（劇）的人可能習慣了服裝、道具使用一些比較誇張的東西，我這些做舞台的人脈可以幫我在短時間內造出一些東西。

製作組：有沒有甚麼例子，例如那個飾物如果可以反光，你最後用了甚麼方法？

袁允明：有一種物料是噴上去的，能讓所有東西都變啞色，但是其實在香港電影當中不會直接用這些東西，但當你找來找去，找到快抓狂的時候，你打個電話去問老師或同學，知道了原來他們舞台（劇）是用這種物料，那最後我建議給他們（外語片劇組），他們也接受了。

製作組：你有舞台的經驗，也有做電影的經驗，你的大方向也是做服裝指導、服裝設計，你覺得服裝指導需不需要有自己的風格呢？

袁允明：風格……我覺得其實反而最好不要有自己的風格，因為這樣你才能更加沒有框架。每個劇本都不一樣，每次合作的團隊也不一樣，每部戲的要求也不同，如果你太執著於鎖死在你自己的風格裡，我覺得是不好的。其實一部戲，對於我來說，導演是有 final decision（最終決定權），我是在協助這部戲，我是其中一個隊員，當我的風格搶了導演的戲，或者搶了演員的戲，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服裝很漂亮上，卻對戲沒有幫助的話，是本末倒置的。

所以其實你說風格這件事，我覺得是外面的人看，慢慢一看就知道這些是你的東西，或者是慢慢地被外人看到。我覺得一個好的服裝指導應該是可以很廣闊的，甚麼都能做到，這部戲要這些，能做到迎合這個劇本，或者這些造型能幫到演員（突出）風格等等。

製作組：你天馬行空的電影也做過，之前做助手時也做過《明月幾時有》（2017）這種偏向現實題材的電影，你比較喜歡哪一種類的電影呢？之後會傾向於接哪種類型的戲？

袁允明：其實我沒有的，出現甚麼就接甚麼，我沒所謂的。因為我現在還很新，我還想嘗試很多東西，但是我希望能夠和一些……例如很有意義的電影合作。無論做藝術或者做電影都好，其實你的目標是可以……以一個正面的方式感染別人，故事也好，劇本也好或者是你的工作態度。這些影響比你做了一部戲有成功、得到多少獎，意義更大一些。主要是你怎樣可以感染到你身邊的人、感染到看這個作品的人，希望有一個正面的影響吧。例如我為甚麼會入行、（為甚麼）會讀戲劇，是因為我曾經在學校看了一齣很好的話劇，有個中英劇團來學校演出，然後我就被迷住了，令我也很想做這件事，這就開啟了人的某一條路，（發現）原來不單單有這些職業，世界上還有其他職業，而且是非常有趣的。還有，我也遇到了很多好老闆，他們給予我一個很正面的想法，在處理一些事上，這些影響亦讓他們成為了我的 role model（榜樣），在遇到困難的時候，在掙扎的時候，在很有挫敗感的時候，我會如何去處理。

製作組：道具專業是一個與藝術相關的專業，現在你又做了服指，平日是如何吸收營養的？

袁允明：眼界很重要。我每一次做設計的時候……你也知道港產片有多急，我就覺得自己的（想法）實在太窄了，為甚麼我想不到更多的呢？為甚麼我不能跳出一些思維框架來做呢？我可以如何讓自己進步多一點？有時候真的完全是腦閉塞，總想說如果我能吸收多一點就好了。我亦覺得做電影，所有東西都是以人為本的，要看書，要了解你身邊發生甚麼事，對所有東西都細心一點，或者是不要總想著埋頭苦幹。我想，其實手工藝上，很多人都會造，但究竟怎樣令到角色豐富一些，深層次一點，這個是我很想學習的事情。我不會只看電影，我其實不算看很多電影的人，但是我喜歡看畫，看舞台劇或者看街上的路人，吸收一些令我變得更好的東西。我真的不算看很多電影的人。

製作組：會不會有一天想去荷里活？

袁允明：哎呀！（笑）很辛苦的，如果有很多錢的話（笑）……整個事業路線，我覺得自己算是很幸運的，我也經常期待能夠做到一部像 *Sex and the City*（電視劇集《色慾都市》）這種戲，或者造型服裝好漂亮、好厲害的這種戲，即使我是去做燙衣服的，那我從此也可以休息（退休）了。（笑）

我做《花木蘭》的時候，差不多是從頭跟到尾，你會發現其實香港電影好厲害，真的是很厲害，我們的人那麼少（也可以做出來大製作）。《花木蘭》他們可以做到一部那麼大的戲，完全是因為每一個部門分工分的很細緻，例如他們造了一頂帽子，是用來給人戴頭盔之前包著頭的，我們（香港）以前會用絲襪或者髮網包著（因為看不到），但他們是有一個這樣的頭套。我和造這個頭套的部門聊過，他們做了一千個版，然後你會（很驚訝），為甚麼這種東西也要做一千個版？他說不同大小是不一樣的，例如這個橡皮筋，他們每一樣東西都去試，試了很久，最後才做出來這件東西。

製作組：是外國團隊？

袁允明：是，《花木蘭》的團隊，這裡還縫了名字，我看一下，這頂是給騎馬的人戴的。其實他們（演員）外面都戴了頭盔，你根本看不到這個，他是先套上（頭套）再戴頭盔。還有，他們會有一個專門負責買布的人，用半年時間，全世界去買布；有一個部門是整間房間堆滿了書，研究中國不同年代的畫、服裝，他們會準備很多的東西；有一個部門是專造皮革的；有一個（部門）只造盔甲，一整個部門。想想香港人有多厲害，因為我們是一個服裝團隊做了所有的事情，我現在和我的（外語片）設計師、主管聊起工作分工的時候，我說其實我們甚麼都會做的，他們會（很驚訝），「吓！怎麼會這樣？」

當然，我覺得有一點很重要的是，外國有工會，如何保障到大家有心去工作，或者保有精力繼續工作，工會是保障員工或者一些有心繼續在這行的人，有個平衡，雖然他們工會也有很多規限。例如我拍《花木蘭》時，超時了不知道多少小時開始，OT（超時補薪）是由四倍開始計算的，然後你會想：OK, I work for the money!（好吧，為了錢工作下去也行！）（工會）能留住一些人才繼續做這一行，或者到他們很老……不能說很老，意思是他們做到很資深依舊可以繼續工作，我覺得這件事也很重要。

訪問日期：2021.09.30